

犹太神秘主义经典《创造之书》中的三个 *sefer*^{*}

施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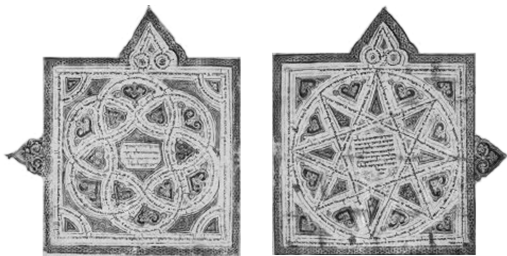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摘要】《创造之书》是犹太教神秘主义现存最早的希伯来语经典，讲述了以色列的上帝通过“赛菲洛”和希伯来字母创世的过程，解释了《希伯来圣经》的《创世记》中诸多元素的由来。该书版本众多，语言简洁凝练，同时保持了宗教文本用语的模糊性。其代表性例子就是开篇的三个同形同根词语 *sefer*。作者未标明其元音符号，亦未对其作出更多解释，同时，版本的多样性使得 *sefer* 的含义更加扑朔迷离。*sefer* 在文本中的位置决定了其重要性，对其的理解要建立在整体语境的基础上，而《创造之书》展现出的对于各种理解的开放性，让每位译者以不同的视角看待文本，并以不同的方式理解三个 *sefer*。每位译者的解读都是独特的，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更多的读者。

【关键词】宗教文本；翻译；犹太教；神秘主义；《创造之书》

《创造之书》(*Sefer Yetzirah*)是犹太教神秘主义流派现存最早的希伯来语经典，其开始流传时，卡巴拉神秘主义(犹太神秘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派别)还未形成，因此可以称之为了一本前卡巴拉著作。《创造之书》的篇幅简短，即使是最长的版本也不超过 2000 字，但文本内容丰富，包含了对上帝创造世界的神秘解释。作者伪托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讲述了他的一次冥想中获得的关于上帝通过十个“赛菲洛”和希伯来字母创造世界的过程，借此呈现了一个与《创世记》相辅相成又截然不同的创世故事。书中的一些术语对后世卡巴拉神秘主义体系之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犹太神秘主义学者约瑟夫·丹(Joseph

* 本文系四川外国语大学校级科研项目“犹太教神秘主义经典《创造之书》研究与翻译”(sisu202053)成果。

** 施敬文，四川外国语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希伯来语专业讲师。



Dan)将其称为“中世纪犹太思想的基石之一”^①。

一、《创造之书》的源语抄本与译本的多样性

从版本流变的角度来说,《创造之书》的具体成文日期不详并存在很多争议^②,而且它的手稿版本相当多样化。自9世纪开始,《创造之书》的手稿开始在一个又一个的卡巴拉主义者手中流传。在此过程中,由于中世纪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缺乏一个集中的政治和宗教管理机构,不同的犹太抄写员和评论家有很大的自由度来复制和抄写宗教文本,有的抄写员在抄写过程中不自觉地出现错误,更有许多评论家发挥其主观性,在文本的任意部分加入其个人注释和评论,或者重新排列段落顺序。同时,手稿之间亦会相互影响,因此《创造之书》并不存在一个权威的版本,也很难对《创造之书》的最初版本进行追根溯源。犹太学者马拉奇·贝特-阿里(Malachi Beit-Arie)就指出,古典文学批评的许多原则和实践方法,例如建立手稿之间的遗传关系,分类手稿和还原原文,对于中世纪希伯来文本都不适用。^③从10世纪初起,《创造之书》就被公认为存在于三类修订本中,包括一个较短版本,一个包含注释材料的较长版本,以及《创造之书》最早期的评论家萨阿迪亚·果昂(Saadya Gaon)以阿拉伯语进行评注和修改的版本,人们习惯将这些版本称为“短版”“长版”“萨阿迪亚版本”。与此同时,由于不同文本抄写员的复写工作不同,每个版本进一步发展成了不同的手稿,因此产生了更多的变化。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文本长度、段落排列、语言风格和具体内容的修改中。2003年,海曼(Hayman)在其著作《创造之书:版本、翻译和文本评论》中整理了《创造之书》的部分手稿,并将其中最重要的三版手稿并列展示,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研究《创造之书》相对可靠的文本基础。

一方面,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众多抄本造成了《创造之书》不只有一个固定的作者,那些被认为是原作者所写的文本,通常是由其他人所写。另一方面,《创造之书》源语版本的多样性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续的文本传播和翻译。从19世纪末开始,由于其重要性和影响力,也因其简洁性,《创造之书》开始被不同的译者译为其他语言。根据不同译者所选择的不同源语版本以及不同译者的主观因素,如宗教意识形态背景、认知和表达风格等,《创造之书》翻译版本呈现出了更

^① Joseph Dan, *The Ancient Jewish Mysticism* (Tel-Aviv: MOD Books, 1993), 198.

^② 肖勒姆将其追溯于3—6世纪,也有学者认为《创造之书》成文于9世纪的伊斯兰统治时期。

^③ 参见 Malachi Beit-Arie, *Hebrew Manuscripts of East and West: Towards a Comparative Codicology*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1992), 82。

大的多样性。众多的希伯来手稿和英译版本的存在进一步影响读者和后世学者对文本的理解。然而,手稿和译本的多样性并不是唯一因素,作品本身带有的神秘色彩和其晦涩、模糊的语言特征以及原创术语和多义词的运用共同推动了对文本的多样化解读。本文要讨论的是这种文本多样化理解中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二、《创造之书》中三个 *sefer* 的理解挑战

本文聚焦的 *sefer* 出现在《创造之书》开篇的第一章第一节。该节的前半部分在海曼整理的所有手稿版本中都表达了相同的意思,用词上亦无差异,即引用《希伯来圣经》中《以赛亚书》第 57 章第 15 节的内容表达对上帝的赞颂,并称上帝开辟了三十二条智慧道路: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永活的神,全能的神,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以赛亚书》57:15)。他雕刻了三十二条奇妙的智慧道路。(《创造之书》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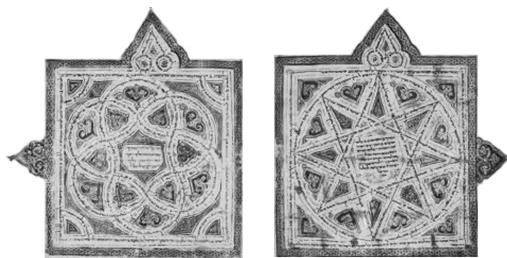
差异出现在该段的后半部分中:

以色列的神用三个 ספרים (*sefarim*) 创造了这个世界: ספר (*sefer*)、ספר (*sefer*) 和 ספר (*sefer*)。(《创造之书》1:1)

对这句话的多样性理解源于句末的三个 *sefer*, *sefarim* 为其复数形式。 *sefer* 一词在该段落中重复了三次,然而,《创造之书》的作者不仅并未传达关于这三个 *sefer* 的更多信息,下文中也没有进一步再提及 *sefer* 一词,因此,读者只能根据 *sefer* 一词的字面意义,结合整体语境解读每个 *sefer*。同时, *sefer* 出现的位置也十分关键,根据上下文可知,这三个同形词是以色列的神用来创造世界的三个事物。因此,对于每个 *sefer* 含义,以及作为其整体概括的 *sefarim* 的不同理解,会以先入为主的方式对读者阅读后文产生影响。

三个同形词 *sefer* 源于同一组词根 *s.f.r.*。希伯来语实词的词根通常由两到四个辅音字母构成,通过在词根周围添加元音和辅音来衍生不同词汇,因此,希伯来语中有许多词根相同、词形相同,但因元音不同,发音、含义和词性不同的词汇。

在希伯来语的发展过程中, *s.f.r.* 这个词根就是该语法现象中的一个例子。该词根能组成一系列同形异义的词汇,同时,这一系列词汇还存在多义词的现象,使得该词的词汇含义更加多样化和不确定。不同的古希伯来语工具书罗列



了这一系列同词根词汇的几种含义(见表 1)。^①

表 1 s.f.r.同根词汇的发音、含义和词性

词根+元音符号	发音	含义	词性
סֵפֶר	sefer	1.书(book) 2.信(letter) 3.文件(document) 4.卷轴(scroll) 5.一种写作行为(kind of writing)	名词
סֵפָר	sephar	1.计算,计数(counting, enumeration) 2.人口普查(census) 3.边界(border)	名词
סוֹפֵר	sofer	1.作家(writer) 2.抄写员(scribe)	名词
סִפּוּר	sippur	1.故事(story) 2.讲述(telling)	名词
סָפַר	saphar	计数(to count)	动词
סִפֵּר	sipher	1.讲述(to tell) 2.谈论(to talk about) 3.修剪头发(to shear)	动词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海曼整理的手稿,该句在长版、短版和萨阿迪亚版本延伸出的所有手稿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写法,而这两种写法皆可追溯至 10 世纪,即《创造之书》刚被世人所知时。第一种以最早的长版手稿为代表,即“*sefer ve-*

^① 有关词典包括 Marcus Jastrow, *A Dictionary of the Targumim, the Talmud Babli and Yerushalmi, and the Midrashic Literature* (Piscataway, NJ: Gorgias Press, 2012), 1017-1018; Wilhelm Gesenius, et al, *A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 with an Appendix Containing the Biblical Aramai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9), 706; Karl Feyerabend, *A Complete Hebrew-English Pocket-Dictionary to the Old Testament* (Berlin-Schoneberg: Lagenscheidt, 1920), 235; Friedrich Huber, et al, *Hebrew and Aramaic Dictionary of the Old Testament*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1973), 192.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sefer ve-sefer”，抄写员并未提示每个 *sefer* 的发音和含义。第二种以在开罗秘库 (Cairo Genizah) 发现的最早的萨阿迪亚评注版的抄本碎片为代表，写为 “*sefer ve-sefer ve-sippur*”，其抄写员为最后一个 *sefer* 加入了非根辅音，将其明确定义为希伯来语动词 *siper* 的动名词形式 *sippur*，其含义为讲述 (telling) 或是故事 (story)，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后人的理解空间，但另外两个 *sefer* 的所指依然是未知的，也有几个较晚时期的版本为三个 *sefer* 标注了元音符号，将其明确为 “*sefer sephar ve-sippur*”。^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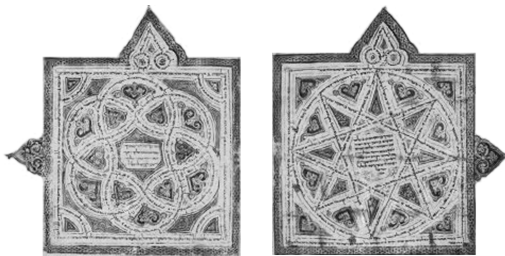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因此，由于元音符号缺失和词汇本身多义性所带来的意义的不确定性，绝对意义上完全等值地翻译每个 *sefer* 的含义是不可能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sefer* 一词的可译性。从 *sefer* 可能具有的更深层含义上来说，它的语境和重复三次的特点让它更像是一个文学符号，其所指的内容很可能超越字面意思。因此，在此处，词根谬误 (root fallacy) 的可能性也不可被忽略。基于词根在希伯来语中的重要性，依据词根去分析词汇的含义是合理且普遍存在的。然而，正如陶伯施密特 (Gerhard Tauberschmidt) 所指出的，在犹太宗教文本中，假设一个词在文本中的含义在于其词根意义，而忽略上下文，则很可能会掉入词根谬误的陷阱。他认为，犹太宗教经典常借用各类隐喻、借喻等认知方式，借助生活中可见的事物来解释相对抽象的神学教义，或是企图掩盖不可言说的神圣知识，同时也实现了相关词汇语义上的扩展。^② 因此，出现在《创造之书》中的 *sefer* 一词很可能也具有非词根意义上的延伸含义。

三、英文译本中的三个 *sefer*

1877年，美国改革派拉比卡丽什 (Isidor Kalisch) 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其中包括《创造之书》的第一版英文译本，他以一种清晰直接的方式将希伯来语版本和英语翻译对照展示，并在书末附上对每一章节的解释性说明，其出版商在前言中称赞他对《创造之书》的翻译工作几乎无人能与之匹敌。对于三个 *sefer*，在译文部分，卡丽什直接为他们标注了元音符号，将其译为三个 *sepharim*：*sephar*、*sippur*、*sefer*；在注释部分，卡丽什认为它们分别代表数字 (number-

^① 参见 A. Peter Hayman, *Sefer Yesira: Edition, Translation, and Text-Critical Commentary* (Tubingen: Mohr Siebeck, 2004), 59。

^② 参见 Gerhard Tauberschmidt, “Polysemy and Homonymy in Biblical Hebrew,” *Journal of Translation* 14 (2018): 29。



sephar)、字词(*word-sippur*)、文字的书写(*writing of the word-sefer*)。^①

该开创性的英文译本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后来的许多译者,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有几位译者采取与卡丽什相似的解读方式,他们的译法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译为三个 *sepharim* (three sepharim)。其中,威斯克(William Wynn Westcott)译为数字(*numbers-SPR*)、字母(*letters-SPR*)、声音(*sounds-SIPUR*)^②;霍尔(Manly Palmer Hall)译为数字(*numbers*)、字母(*letters*)、声音(*sounds*)^③;勒诺维茨(Harris Lenowitz)译为数字(*Numbers-sephar*)、书写(*writing-sefer*)、言语(*speech-sippur*)^④。

第二种译为三本书(*three books*)。其中,埃德莎姆(Alfred Edersheim)译为数字(*numbers-sephar*)、书面文字(*written word-sefer*)、言语(*spoken word-sippur*)^⑤;美国正统派拉比开普兰(Aryeh Kaplan)译为数字(*numbers-sephar*)、文本(*text-sepher*)、表达(*communication-sippur*)。^⑥

第三种译为三种表达形式(*three forms of expression*)。其中,斯滕林(Knut Stenring)^⑦和霍夫曼(Edward Hoffman)^⑧均译为数字(*numbers*)、字母(*letters*)、字词(*words*)。

这些译者的译法有共同点,但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别。总的来说,这些译者认为“数字”是第一个 *sefer*,同时,他们所采用的源语文本都是那些包含了 *sippur* 的文本,与卡丽什相同,他们皆认为表示“讲述、故事”的 *sippur* 是三个 *sefer* 之

① 参见 Isadore Kalisch, *The Sepher Yezirah: A Book on Creation, or, the Jewish Metaphysics of Remote Antiquity* (New York: L. H. Frank, 1877), 50。

② 参见 William Wynn Westcott, *Sepher Yetzirah: The Book of Formation and the Thirty-two Paths of Wisdom* (Bath: Robert H. Fryar, 1887), 17。

③ 参见 Manly Palmer Hall, *The Secret Teachings of All Ages: An Encyclopedic Outline of Masonic, Hermetic, Qabbalistic and Rosicrucian Symbolical Philosophy* (San Francisco: H. S. Crocker Co., 1928), 113。

④ 参见 Harris Lenowitz and Charles Doria, *Origins: Creation Texts from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Garden City, N.Y.: Anchor Press, 1976), 57。

⑤ 参见 Alfred Edersheim, *The Life and Times of Jesus the Messiah*, ed. Grand Rapids (Mich.: Wm. B. Eerdmans Pub. Co., 1943), 1480。

⑥ 参见 Aryeh Kaplan, *Sefer Yetzirah: The Book of Cre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York Beach: Samuel Weiser, Inc., 1990), 5。

⑦ 参见 Knut Stenring, *The Book of Formation* (London: W. Rider, 1923), 51。

⑧ 参见 Edward Hoffman, *The Kabbalah Reader: A Sourcebook of Visionary Judaism, foreword by Arthur Kurzweil*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2010), 4。从霍夫曼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直接采用了斯滕林的翻译版本。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一。在他们的阐释中可以观察到词汇语义的扩展,他们将其译为字词、言语、表达或声音,多与语言的口头表达形式有关。而另一个 *sefer* 则被译为文本或文本的基本组成单位、字母。值得一提的是,海曼在其著作中尝试重建《创造之书》的最早版本,在其中他也认同这一种译法。^①

以出版公司 WOC(Work of the Chariot)为代表的另一组译者则持有不同的译法。^② 20 世纪 70 年代初,WOC 翻译了一系列以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写成的犹太神秘主义著作,其中就包括《创造之书》。译者只对原作进行了简洁精练的翻译,注释仅以少量脚注形式出现,许多精致而神秘的图表贯穿于文本中,以视觉形式呈现《创造之书》的内核。与上一组译者不同,虽然 WOC 的译者认同前两个 *sefer* 应被理解为数字和与文本有关的字母,但另一个应被理解为“边界”(border)。这个版本也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些影响。1978 年,布卢门撒尔(David R. Blumenthal)在其发表的著作《理解犹太神秘主义》中翻译了《创造之书》,尽管他声称他的工作完全出于原创,但其翻译的内容与格式都与 WOC 的译本高度相似,更重要的是,他保留了 WOC 的译者对于三个 *sefer* 的独特理解,只是他将三个 *sefer* 定义为“三个原则”(three principles),而非 WOC 翻译的“三个标志”(three signs)。^③ 1984 年,亚历山大(Philip S. Alexander)在其译著《犹太教研究的文本来源》中采取了与布卢门撒尔同样的译法,即“三个原则”:边界(border)、字母(letter)、数字(number)。^④

有趣的是,还有一些译者一方面认同卡丽什等人的观点,即 *sippur* 应该是三个 *sefer* 之一,并将其译为“语言”(language);另一方面,他们像布卢门撒尔等人一样,将“边界”加入三个 *sefer* 之中,例如马特(Daniel C. Matt)的三个密码(three ciphers)——边界(boundary)、语言(language)、数字(number)^⑤和霍维兹(Daniel M. Horwitz)的三个实体(three entities)——边界(boundary-*sefer*)、语言(language-*sippur*)、数字(number-*sephar*)^⑥。

① 参见 A. Peter Hayman, *Sefer Yesira: Edition, Translation, and Text-Critical Commentary* (Tubingen: Mohr Siebeck, 2004),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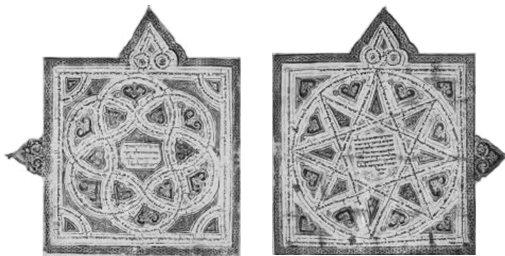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② 参见 <http://www.workofthechariot.com/TextFiles/Translations-SeferYetzirah.html>。

③ 参见 David R. Blumenthal, *Understanding Jewish Mysticism. A Source Reader: The Merkabah Tradition and the Zoharic Tradition* (New York: Ktav Publishing House, 1978), 15。

④ 参见 Philip S. Alexander, *Textual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Judais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117。

⑤ 参见 Daniel C. Matt, *The Essential Kabbalah: The Heart of Jewish Mysticism* (San Francisco, CA: HarperSanFrancisco, 1995), 85。

⑥ 参见 Daniel M. Horwitz, *A Kabbalah and Jewish Mysticism Reader*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6), 48。



除了这三种主要译法以外,还有一些作者给出了一些另辟蹊径的解读,例如巴布斯(Papus)的“数字(number)、计数(numbering)、被计数(numbered)”^①,菲尼亚斯(Mordell Phineas)的“抄写员(scribe)、抄本(script)、卷轴(scroll)”^②。他们的翻译与文本的直接关联不大,失去了对比意义。因此,本文不对其进行探讨。

显然,所有的译者都将“数字”视为三个 *sefer* 之一,而他们之间的差异则在于对于其余两个 *sefer* 的理解。对不同译法的分析应该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不同译法所获得的文本证据,不同译法中三个 *sefer* 之间的关系,不同译法中三个 *sefer* 在《创造之书》所描写的创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而译者本人所留下的注释和评论则是重要的参考依据。

四、三个 *sefer* 的传统译法解读

(一)数字、字词(言语或声音)、字母(或文本)

在讨论包含 *sippur* 的“数字、字词(言语或声音)、字母(或文本)”这一译法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译者进行了翻译并附带注释,尽管他们的翻译结果相同,但通过注释可以观察到他们对该文段的理解存在差异,这与对第一个 *sefer*“数字”的理解有关。

少部分译者(斯滕林和霍夫曼)认为“数字”指的是《创造之书》中的术语“赛菲洛”(sefirot),他们直接在其译文中将“赛菲洛”翻译为“数”或在注释中将其与“数字”直接等同。“赛菲洛”出现在《创造之书》的第一章。如前文所述,作者在卷首就阐明以色列的上帝通过开辟三十二条智慧道路而创造世界,作者紧接着在第二节解释了这三十二条神秘道路的构成:

十个赛菲洛和二十二个字母是基础。(《创造之书》1:2)

“赛菲洛”一词源于希伯来语动词“计数,枚举”(safir)的动名词形式。将“赛菲洛”与数字相联系的传统源于10世纪初,果昂在其评论中将“赛菲洛”解释为“十个难以接近的数字”^③。肖勒姆(Gershom Scholem)在其著作《卡巴拉的起源》中肯定这一传统,他指出,赛菲洛是“原始数”;但他也指出,作者之所以不使

^① Papus, *The Qabalah: Secret Tradition of the West* (York Beach, ME: Weiser Books, 1977), 203.

^② Phineas Mordell, *The Origins of Letters and Numerals According to the Sefer Yetzirah* (Philadelphia: P. Mordell, 1914), 7.

^③ Giulio Busi, “‘Engraved, Hewed, Sealed’: Sefirot and Divine Writing in ‘Sefer Yetzirah’,” *Jerusalem Studies in Jewish Thought* 21 (2007): 1-11.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用代表普通数字的希伯来语单词 *mispar*，是要表明“赛菲洛所指的并非普通数字的问题”^①。

显然，无论是果昂、肖勒姆还是英文译者，在认同赛菲洛与数字的对照关系的同时，都强调其与普通数字之间的区分。的确，从赛菲洛作为普通数字的概念出发，《创造之书》没有提供明确的文本证据，出现在第一章的赛菲洛难以与普通数字所有的特征相对照。该章节讲述的是上帝创造世界的第一阶段，包含从几个层面对赛菲洛的描述。在引入“赛菲洛”时，作者称十个赛菲洛为 *sefirot belimah*。这里包含了两层信息，首先赛菲洛本身的数值是十，一个在文本中具有神圣和完美的象征意义的数字，但这只能说明赛菲洛可以被计数。其次，赛菲洛的性质是 *belimah*。*belimah* 一词在有些手稿中也以 *beli-mah* 的形式出现，《希伯来圣经》中就用到了这个词，如“将大地悬在虚空(*belimah*)”（《约伯记》26:7），说明了赛菲洛的超越性质。在第一章第六节中，作者又赋予赛菲洛拟人的特征，他引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十四节中描述“四活物”的闪电、旋风以及“来回”的动作，将赛菲洛定义为上帝战车前的超验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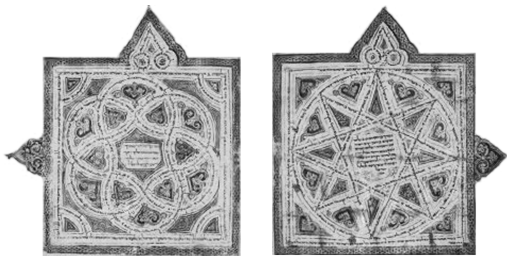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在第一章中还存在对赛菲洛的另外两种描述。十个赛菲洛分别对应“没有界限的十个深度”，分属于时间、空间和道德三个区域中的五组维度。在章节末尾部分，作者又将十个赛菲洛分为两组，前四个赛菲洛被定义为宇宙若干基本元素产生的来源，在这一过程中作者使用了动词 *chaqq* 和 *chatzav*，意为“砍伐”和“雕刻”，神的灵、空气、水、火以及二十二个字母被先后创造出来，解释了《创世记》第一章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中诸多元素的来源；后六个赛菲洛则对应空间的六个维度，此处使用了动词 *chatam*，意为“封锁”。将赛菲洛定义为数字，肖勒姆发现很难理解这三个动词的内涵，他写道：“这种创造的性质还不清楚，因为作者使用了建筑学上的动词，这些动词的确切含义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②而且，每个赛菲洛的出现顺序所指向的数字与通过其进行神圣雕刻和砍伐所创造的元素之间也没有联系。^③

经过文本分析，可以认为赛菲洛既是一种虚无的理想概念，没有实体却能被计数，又是神圣的超验生物，不仅构成《创世记》第一章之前宇宙的基本元素，也代表元素形成的空间结构。肖勒姆努力调和这几种内涵，称赛菲洛是“有生命的

① Gershom Scholem, et al., *Origins of the Kabbalah: Not Assign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27.

② 同上。

③ 参见 Giulio Busi, “‘Engraved, Hewed, Sealed’: Sefirot and Divine Writing in ‘Sefer Yetzirah’,” 29。



用数值表示的生物”(living numerical beings)^①,然而就文本来看,《创造之书》并未给予赛菲洛一个连贯统一的解释。从《创造之书》所表达的创造过程来看,每个赛菲洛更像是一个领域,通过它上帝执行着特殊的创造行为。就像肖勒姆所指出的,赛菲洛所涉及的是“宇宙的形而上学原则或世界创造阶段的问题”^②。

总的来说,虽然将赛菲洛等同于数字是一种传统,但赛菲洛本身与数字的关系是难以被定义的,它应被理解为一种形而上的存在,通过它最终完成了《创世记》中各种未被说明来源的元素的生成。

与语言有关的 *sippur*,则让人联想到《创世记》“要有光”之后的记载,在《创世记》所记载的故事中,创造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有神的口头命令。约瑟夫·丹指出,是希伯来语,而不是其他语言在《创世记》故事中展现出创造力,即上帝的每一步创造工作都由一句相同的话开始:“上帝说”,这意味着世界的创造是伴随着上帝的希伯来语陈述开启的。^③

《创世记》只记载了通过上帝的话语完成的创造,《创造之书》的作者则尝试解释其背后的原理,并将话语的创造力归于希伯来字母的创造力。基于第一章由赛菲洛完成的创造,作者紧接着在第二章中说明了由赛菲洛生出的二十二个希伯来辅音字母在创造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二十二个希伯来字母是一切的基础……他雕刻它们,他称它们,他交换它们,他组合它们,用它们形成了所有创造物的生命和所有将被形成的生命。他是如何称重和交换的?阿勒夫和其他字母互相组合,贝塔和其他字母互相组合……(《创造之书》2:5)

《创造之书》第三至六章的内容则是作者对于二十二个字母在现实领域,包括宇宙、时间和人体三个维度展开创造的说明,即现实世界的所有物质都是通过二十二个希伯来辅音字母的相互组合而产生的。由此可见,作者将希伯来字母视为创造的基础和工具,它们不独立承担创造的任务,而是通过相互组合赋予现实事物生命。同时,它们的组合又可以被视作希伯来语书面文字和话语的来源。

因此,将三个 *sefer* 理解为“数字(赛菲洛)、字母(或文本)、字词(言语或声音)”可以获得足够的文本证据,三个 *sefer* 之间的联系亦很明确,代表“数字”的十个赛菲洛构成现实世界的基本框架,并完成《创世记》之前种种元素的形成;从

① Gershom Scholem, et al., *Origins of the Kabbalah: Not Assigned*, 28.

② 同上, 27。

③ 参见 Joseph Dan, *The Ancient Jewish Mysticism* (Tel-Aviv: MOD Books, 1993), 201。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赛菲洛诞生的二十二个希伯来字母,作为创造现实事物的基本力量;字词代表着创造力量的结合,执行实际的创造任务,又与《创世记》中上帝的十次叙述巧妙契合。这三者体现了三个阶段的创造,正如斯滕林对于作为三个 *sefer* 整体概念的 *sepharim* 的定义——“三种表达形式”,也正是对《创造之书》的作者的宇宙进化论的清晰展现。作者尝试补充《创世记》中未阐明的故事,并尝试探索《创世记》所记载之事背后系统性的、逻辑性的创造方式,约瑟夫·丹将其定义为“科学真理”,并评价道:“《创造之书》补充的是逻辑科学思想,而不是神秘主义,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纯科学的。”^①

而在包括卡丽什和开普兰在内的另一些译者看来,“数字”指的是可以用来表示数值的普通数字^②,他们将三个 *sefer* 定义为构成每个受造物性质的三个基本要素,即一个给定事物的数值、代表这个事物的字词和其书写的形式。由此可见,对比创造过程,受造物更受这些译者的关注。这一种解读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犹太哲学家犹大·哈列维(Judah Halevi)的代表作《库萨里》,哈列维为了回答库萨里国王的疑问提到了《创造之书》,并详细说明了以色列的上帝通过赛菲洛和字母的力量将这三个要素从其意志带入受造物的过程。^③ 哈列维论述的目的是说明这三个要素在每一个受造物之上所表达的上帝意志的统一性,从卡丽什的注释中可以看出他也采用了同样的解读方式。^④ 开普兰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赋予《创造之书》实践意义。与约瑟夫·丹截然不同,开普兰将《创造之书》当作一本具有强烈魔法色彩的冥想练习指导手册^⑤,在他看来,人类则可以通过冥想学习《创造之书》中的创造法则,从而完成神圣的创造行为。在这种实践中,作为字母的物理形式存在的文本、作为字母的数值存在的数字和作为字母发音存在的声音起到了关键作用。^⑥

由此可见,这一组译者选择从受造物而非创造过程的角度定义三个 *sefer*,他们关注由《创造之书》描述的创造过程给受造物带来的基本性质。虽然希伯来

① Joseph Dan, *The Ancient Jewish Mysticism* (Tel-Aviv: MOD Books, 1993), 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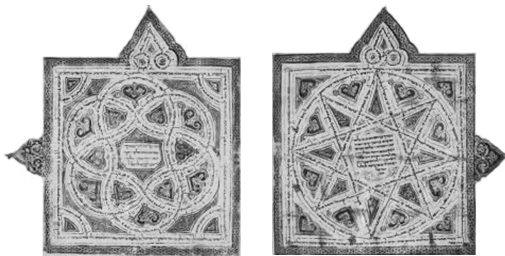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② 其中,开普兰认为赛菲洛是普通数字的来源。参见 Aryeh Kaplan, *Sefer Yetzirah: The Book of Cre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York Beach: Samuel Weiser, Inc., 1990), 23.

③ 出自《库萨里》4:25,见 <https://www.sefaria.org/Kuzari>。在该文段中,犹大·哈列维认为数值意味着为了使一个物体的排列协调所需要的计算和“称量”,最终体现为受造物的尺度或重量,这代表了以色列的上帝最初的意志和考量,并通过《创世记》中的上帝话语成为现实,而事物名称的书写形式也是与每个字母的特性相协调的,与希伯来语作为神圣语言之特性有关。

④ 参见 Kalisch Isadore, *The Sepher Yezirah: A Book on Creation, or, the Jewish Metaphysics of Remote Antiquity*, 50.

⑤ 参见 Aryeh Kaplan, *Sefer Yetzirah: The Book of Cre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xi.

⑥ 同上,21.



字母与数值之间的对等关系及其带来的隐喻推测是一种传统,但这种译法在《创造之书》的文本中不能获得非常直接的文本证据,如约瑟夫·丹所说,从字面上来看,《创造之书》的确只包含了创造的理论原则,未包含对于受造物基本性质的描写和对人类实践的指导。

(二)边界、字母、数字(赛菲洛)

这种译法与上一种译法最大的不同点是“边界”。同时,这一组译者普遍认同数字和赛菲洛的等同关系,他们在译文中将其称为“原始数”“基本数”“虚无的数”,因此可以将这组译者的译法视作“边界、字母、赛菲洛”。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明确的是《创造之书》传达的是一种多阶段的、循序渐进的创造过程。在赛菲洛的创造阶段中,“边界”确切存在的文本证据虽然并不明确,但也能通过作者的描述找到其存在的依据。如上文所述,在这一阶段,对于赛菲洛形成的五个维度,《创造之书》的作者论及的是“十个深度”。作者在这里用了 *omek* 一词,该词在《希伯来圣经》中出现时,通常用以形容让人无法触及的物理深度或是精神深度。同时,这些深渊被认为是没有界限的 (*Ein la-hem Sof*) (《创造之书》1:7),在这里出现了在后世的卡巴拉中通常用来形容上帝无限性的术语 *Ein Sof*,从这一角度看,赛菲洛构成的五个维度似乎深不见底,没有界限。然而,紧接着作者明确了上帝作为“唯一主人”的“统治者”地位:

唯一的主……从他的圣所治理他们,直到永永远远。(《创造之书》1:7)

形容词“唯一的”(*yachid*)和动词“治理”(*moshel*)的使用,确定了其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这表明这五个维度即使有无限的深度,也依然在以色列的上帝之下。在几个小节之后,作者描述六个赛菲洛对应的六个空间的维度被上帝用组成神名的三个字母的六种组合所封锁 (*chatam*) (《创造之书》1:15),形成了宇宙的六个“边缘”(*shesh ktzavot*)。虽然神名的字母组合的顺序在不同的希伯来手稿中有所不同^①,但可以肯定的是,空间维度的边界已经建立和确认。

显然,这个边界并不是人类可以观察到的现实边界,而是一个概念性的边界,它的存在不是为了衡量空间的大小,而是为了强调上帝的控制以及上帝与塞菲洛的关系。所以,正如布卢门撒尔所说,必须把“边界感”(*the sense of boundary*)理解为“有界性”(*sense of boundedness*)。^②

^① 海曼和开普兰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提到了这一点,海曼将其简单地解释为不值得记录的错误,或者是抄写员为了掩盖深奥知识而故意犯的错误。参见 A. Peter Hayman, *Sefer Yesira: Edition, Translation, and Text-Critical Commentary* (Tubingen: Mohr Siebeck, 2004), 90。

^② 参见 David R. Blumenthal, *Understanding Jewish Mysticism. A Source Reader: The Merkabah Tradition and the Zoharic Tradition*, 15。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第四章到第七章描述了由字母开始的第二次创造,即在先前创造中形成的三个独立领域——空间、时间和人体——中的进一步创造。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关于边界最明确的文本证据,空间的边界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变得更加清晰。在第四章中,七个双音节字母被定义为对应空间维度的六个方向的六条“侧边”(tzla-ot)和中间的圣殿^①;十二个单音节字母则是向六个方向分散的“十二组对角线”,作者在定义每条对角线时,直接使用了希伯来语“边界”(gvul),表明作者对宇宙空间维度的猜想和对边界存在的认同。

与空间维度相比,时间和人体的有限性的文本证据不是很明显。然而,就像空间维度一样,《创造之书》的作者认为上帝还在时间的维度和人体的维度上设置代理人,他们分别被放置在“年轮”和“心脏”中(《创造之书》6:3),这两个维度的边界感并不是通过直接界定边界而产生的,而是一种相对抽象、虚拟的边界感,主要体现在时间的规律性和人的生命的有限性上,产生于管理者的设置。因此,这一组译者的译法亦能得到足够的文本证据,他们关注由赛菲洛和字母主导的创造过程所产生的“有界性”,关注作者对于所造宇宙形状的构想。通过赛菲洛,以色列的上帝进行初始的创造,通过字母,他设置了空间的限制,通过设置代理人,他让三个维度的世界在有限的范围内有序运行。他们把边界视为这一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原则”或“标志”。边界的概念在《创造之书》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使宇宙的结构更加清晰和完整,三个维度世界的有限性也是对以色列的上帝的至高无上和唯一统治权的强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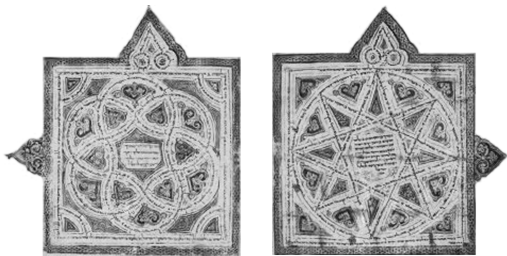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三)边界、语言、数字(赛菲洛)

通过分析上述译法,可以观察到文本呈现出的丰富内容和多样的理解视角。在《创造之书》中可以找到对宇宙的源起和创造过程的叙述,同时也可以找到对受造宇宙的结构叙述。正如肖勒姆所指出的,“这本书包含了关于宇宙起源学(cosmogony)和宇宙学(cosmology)非常紧凑的论述”^②。“数字、字词、字母”和“边界、字母、数字”的两种译法将引导读者从这两个方面理解文本,也是文本证据最充足的、三个 *sefer* 的职责和相互关系最明确的两种译法,因此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

那么,以霍维兹为代表的第三种译法“边界、语言、数字(赛菲洛)”综合了上述两种译法,可能更全面地囊括了《创造之书》的文本内容。上文提及,这一组译者一方面采用了包含 *sippur* 的源语文本,并将其译为“语言”(language);另一

^① 关于“侧边”一词,在长版和萨阿迪亚版本中出现的希伯来语词汇是“侧边”(tzla-ot),而短版手稿基本都使用“边缘”(ktzavot),两个词在意思上都能表示强烈的边界意义。参见 A. Peter Hayman, *Sefer Yesira: Edition, Translation, and Text-Critical Commentary*, 131。

^② Gershom Scholem, et al, *Origins of the Kabbalah: Not Assigned*, 25。



方面将“边界”加入三个 *sefer* 之中。根据霍维兹的解释,边界指出了世界不可忽视的“有界性”,赛菲洛代表了第一重创造过程和宇宙的基本结构,语言代表了希伯来语字母在现实的创造过程中的力量,这包括了《创造之书》中所呈现的所有创造原则,可能是最为恰当的一种译法。

结 语

上述结论仅局限于一种基于字面意义的对英文译本的整理和分析。原作者的意图很难猜测,或许上述译法背后的解读方式都不是他的意图,或许他从来没有打算定义三个 *sefer*,而是保留其作为普通人无法接触的创世奥秘的神秘性。然而,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明确的是,《创造之书》虽然简短,但其所呈现的创世奥秘可以用多种方法去诠释,译者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多或少地在这本书里找到他寻找和认同的东西。《创造之书》文本内容的丰富性与其呈现出的对于各种解读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在三个 *sefer* 的翻译问题上得到了显著的体现。三个同根同形的多义词 *sefer* 本身具有意义上的不确定性,不同的译者身处不同的时代,或是面对不同的源语版本,或是带着不同的身份立场和翻译目的,对处于文本关键位置的三个同根同形的 *sefer* 产生了不同的理解,由此产生了诸多不同的译法。

本文提到的译者有不同的出发点,一类译者将《创造之书》当作对《希伯来圣经》中《创世记》故事的某些方面的解释,并希望单纯地以传达这种创世奥秘为目的的翻译文本。也有译者透过文章讲述的创世奥秘的表面,将《创造之书》看作一本可以为普通人类所使用的魔术指导书。他们从受造物角度定义三个 *sefer*,三个 *sefer* 作为受造物与创世者不可分割的三个方面,在人类尝试进行的创造活动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虽然这一种译法无法获得直接的文本证据,但也给《创造之书》的理解和翻译带来了全新的角度。

在对不同传统译法的解读背后,亦不可忽略许多译者不意译而只音译三个 *sefer* 的做法。对于译者来说,理解原作者的意图至关重要,在难以了解原作者意图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保留其原有的模糊性和对各种解读的开放性,而非将个人的理解强制性地加入对三个 *sefer* 的定义中。这种做法也吸引后世的读者们进行全新解读的尝试。正如海玛特(Amrollah Hemmat)所说,恰当的翻译应该为读者对文本的种种不同反应、为读者与文本的各种互动留有余地。^①

^① 参见 Amrollah Hemmat 阿姆鲁拉·海玛特,《当代诠释学和宗教文本翻译》[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 and the Translation of Religious Text],潘紫径 Pan Zijing 译,于《宗教经典汉译研究》[Research on Chinese Translation of Religious],2016年第1期[2016, Issue 1],22—31。